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原富

(二)

亞斯密斯著

嚴復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富 原

(二)

著 密斯丹亞
譯 復 嚴

著名界世譯漢

原富

部甲上 篇八

釋庸

力不可以終勞。故受之以成貨。成貨者。所以報勞力者之庸錢。而使之可繼也。民之初羣。無私土。亦無積畜。則成貨之實。皆勞力者之所得。未嘗有斥地具母者。與爲分也。使天下至今。常如是而無變。則如分功諸事。將使民力日益。爲之加疾。而成貨世多。庸之爲進。豈有量哉。夫如是。則百貨將皆日賤。蓋其所需以成之力。日減。而相易之量。又以所需以成之力。爲差率。故也。

雖然。物實賤矣。而當此之時。必有物焉。民見其日貴。而不見廉。今設有無數事焉。爲之加疾。十倍於古。而獨有一二事焉。今之成貨。其疾僅倍乎前。設二貨爲易。而純以所需之人力爲差。則前之一以易一者。今乃十以易二。明矣。彼操前貨者。覺曩之以一易而足者。乃今以五而後得之。方存乎見貴。何存乎

見廉。而不知質以言之。則古者之一。一日之業。今者之五。半日之功。是無間其貨之已成人成。皆古之勤六時而獲者。今則勞三時而有也。其享物之利用同。而勞苦減半。夫寧非進歟。

案斯密此言。往往見諸實事。講食貨者不察。則於物價古今消長之際。殺亂失真。如在明初。英國可考者。鐵每噸價六鎊。鉛每噸價五鎊。今則前約五鎊。後乃二十鎊。然此僅以泉幣言。不得實也。欲得其實。則須知五百年以來。英之穀麥工庸。以民生日優。金銀日溢之故。其價增者九倍。以此而較。則鐵雖僅減一鎊。其值今之方古。祇什一耳。而鉛值以金論。雖四倍乎前。而實則廉至四分之一也。故御名忘實者。不足與言國計。

且此爲初民之局。浸假而國有私土。家有積畜。則其局變矣。是故勞力享全之事。勢不可久。且不待分功甚密。生財之能事大進而後然。前之所指。姑以見事理之本然。雖勿窮其流變可也。

土私則有租賦。租賦行而勞力者之入減矣。自扶犁破塊。以至納稼登場。中間數閱月。勞力者未必食其所已有也。則必有人焉爲之主。發其所積畜者以食之。彼不能無所利而爲是也。故勞力者之所登。必有以復所前發者。而益之以贏利。贏利取而勞力者之所得又減矣。

贏利之所減。不徒農食之事然也。凡施力成貨者莫不如此。將必有斥所積畜。以庀物材。贍餽廩。迨材被人巧。因以成器。而值增乎前。則廢居殖貨者之贏利也。卽有時施力成貨之工。能自庀其材。自具其食。而無待於外。迨其成器。輸市得價。全而有之。顧此不外庸嬴合一而已。彼旣以一人之身。同時而兼二體。則其所得。亦同時而函二物。不得以一人受之。遂有其一而亡其一也。且此所謂無待之工。事不多有。見諸歐洲者。二十而一。卽身爲兼。其自計庸。亦以常法。市然身然。餘則贏利。不因兼而得庸輒多也。

案斯密氏所謂無待之工。乃自行具本者。白指鐵木諸作而言。必非佃作之農傭也。而原文之語稍混。遂來威克非諸家之駁。蓋田事以地主農家田工三家分營者。惟英與荷蘭爲然。至於餘國及南北美。則地廣者耕以田奴。地狹則占者自耕。而雇佃以耕者絕少。法國自耕其田者。四農得三。北美前以新闢地。廣人希。工庸極貴。非用黑奴。勢無從雇。故亦多自占自耕者。蓋田地母財力役。皆一家之所出。租庸嬴三物。匪所分矣。卽所指製造之工。今之英德製造公司。多用東夥通力之法。其法。歲終計利。庸息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餘。則斥母與出力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則比例

而減。主傭休戚。益復相關。不待督察而勤。事辦而兩家之利皆進。其事與斯密氏之日。亦有不同也。庸之高下。定於勞力與斥母者兩家之約。然受庸而勞力。與出庸以雇工。二者之利。常相妨也。受者惟恐其少。出者惟恐其多。是故傭者常合羣挾主以求其增。主者亦連約抑傭以爲其減。二者之爭。孰與勝負。此不難見者也。主者之人數。少則易爲合。一矣。國家之法。不禁主者之爲合以抑制。而禁傭者之爲合以把持。二矣。禁糾合衆傭。求增工價。議院有專條。主者公議。減給工資。議院無專條。三矣。且相持之頃。主與傭固皆失業。然主之持久勢易。傭之持久勢難。田主農頭廠東鉅商。例有積畜。歇業雖一二年。不必病也。至於勞力之傭工。仰手足之勤動。以贍其身家。其能數日不事事者。固已少矣。能終月者益希。至於期年。則餓殍矣。是故究極爲論。主者之不可無傭。猶傭者之不可無主。爭而不下。誠兼敗而俱傷。而主固不若傭之勢急也。

案傭工案增工食之禁。英議院於道光四年議罷。而特強凌弱率牽抑勒之禁。則如故也。

或有謂主合抑傭。事不多有。傭合挾主。乃所常聞。爲此說者。不徒不察事情。其於世故。蓋亦淺矣。彼以謂主少爲合者。蓋不知通都大邑之中。凡一業雇傭之主。雖不顯約。勢已陰合。務使衆工所受。不得過

見定者毫釐。知此之爲公利。則不待要約。固已守若詛盟矣。故其黨之中。設有一二寬大者。破例爲優。則必爲儕等所詬厲。其爲合之堅很如是。而外人不少概聞者。彼行其所無事。而此習之爲固然故也。但賃工之主。其於庸錢。不特不肯爲增也。有時且欲爲減。其爲此也。恆不動聲色。潛合而私議之。意合條成。乃與布露。當此之時。彼傭固未嘗不甚苦甚怒之也。而無如諸主家之勢已合。他適無門。則俯首帖耳。蟬聯故業。若無事然。而業外之人。靡聞見也。至有時不得已約同業之傭。以相保持抗拒。亦有時未經抑損。糾合儕偶。先發求增。則必宣言糧食騰貴。抑云本業貿易繁興。主家贏利。於前已厚。傭工勞力成貨。法當優分云云。前事保其固有爲守。後事爲其益多爲戰。爲戰爲守。事皆外聞。且其行事也。勢不能久懸。則譁譟喧騰。冀其早定。其智下。故其術左。其勢蹙。故其事暴。求不輒得。則凍餒之災隨之。事之常聞。亦由是耳。顧其時彼雇工之主人。亦未嘗不暴戾張皇。以與之相應也。引條約。陳禁令。憑官長之力以爲己資。故其究也。傭者雖力竭聲嘶。於所欲得者無毫末之益。蓋一則以官吏之居間。大抵抑傭而扶主。二則以南家愚智相懸。其行事有鹵莽審詳之異。三則以傭貧主富。待食勢逼。爲合不堅。而終於折入。徒聞官取爲首某人某人。加嚴罰以懲效尤而已。無餘事也。

主與傭爭。其勢因常勝矣。然而裁減工食之事。必有所底。減之而過。欲其可久。雖最下之傭不能。此所謂最低庸率者也。蓋民之勤勞。所以爲食亦待食而後能勞。然則至微之庸。非有以贍其口體者。固不可也。不寧惟是。使勤劬者之所得。僅贍其一人之口體而無餘。則一傳之後。傭種將絕。其事之不可久。又明。是故使其事相引而彌長。必贍其口體之外。兼有以畜其室家。俾娶妻而育子。夫而後勞力之衆。與有地有財者成相養之局而不廢也。往者計學家庚智倫嘗計之矣。使賃工之傭。一人而有二子。則受食必倍於養己者而後能。傭有一婦。婦固可自食其力也。然以有鞠子之事。故補短絕長。通一人所得。僅足以自給。常法貧家四乳而兩育。而一夫之食。可以濟四嬰。稍長則一壯之糧。可贍二少。故通而計之。贍兩身者。天下至叢之庸也。且勞力者以一人而兼兩食。苟自其所產者而言之。不爲過也。夫功食相準。奴虜最劣。然課其所產之值。當身無疾病時。未嘗遜兩身之食者。而雇傭之功。或相倍蓰。終未嘗遜奴虜。故曰不爲過也。庚智倫之說如此。自我觀之。則最下庸率。應以兩身爲計與否。姑勿定論。特世欲匹夫匹婦。力作而長子孫。則雖至賤之工。至叢之庸。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夫固不待明者而後能知之矣。

庸之常率如此。然有時事會使然。不待糾合求增。而庸率大進者。但使國勢日恢。興作歲廣。則其需勞力受庸之衆。皆以日急。今茲所雇。方之昔歲。潮長川增。功多手寡。相競求傭。而廩優者附。所謂主合抑傭之局。不攻自破。國中庸率。舉以優矣。

蓋力役爲物。與百貨同體。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視供求相劑之何如。而求之多寡。視與事母財之多寡。無積畜固不足以養人。而滯財雖衆。亦無益於勞力之民。故必飭材庀工。而後其財稱母。而母財之益斥。由二塗焉。一曰資生而有餘。二曰資事而有餘。資生有餘者。如田主債主。與凡有財者之家。自隱其歲入。以贍一家之經費有餘。則或全或分。將斥此餘以益收僮指。其益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自然之勢也。資事有餘者。無待之工。如織工如犍匠。自隱其歲入。以購材具食有餘。則將斥此餘以益雇傭夥。其益之爲事。與餘之爲數。有相待者焉。又自然之勢也。是故欲庸率之長。必俟求傭者多。欲求傭者多。必俟通國歲入積畜之益進。而歲入積畜進者。國財舉多也。然則庸率之進退。與國財之增減。猶影響之於形聲。國財不增。而求庸率之進者。猶卻行而求前也。然有不可不辨者。庸之進退。不關其羣之貧富。而以國財增長之舒疾爲差。故雖在至富之國。其力役

之庸不必優獨物興之國方富之羣。其庸率爲最大。如徒以富厚言。則居今之時。（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吾英自優於北美。顧在美之庸。乃遠過之。奴約郡中常庸日三先令六便士。在此爲二先令也。船匠日十先令六便士。益酒一升。值六便士。在此爲六先令六便士也。木作塲工。日八先令。在此爲四先令六便士也。縫紉諸工。日五先令。在此爲二先令十便士也。凡此之庸。皆大過於在英之同業者。聞其地他部。庸率皆不減奴約。且糧食諸物。在美者亦方英爲廉。卽有荒歉。不過出口者減耳。國中之奉。固恆足也。合二者而并觀之。則庸價既高。而泉幣之易權又大。其庸率之所優。不僅見諸其名而已。

故論北美既有之富厚。固不逮英。而其國方將之機。泉達火然。過英甚遠。庸之豐嗇。端視此耳。今夫覘國興耗。莫著明於戶口。不列顛三島之中。洎夫歐洲諸國。五百年以來。郡邑戶口。無自倍者。而北美諸部。則二十年或二十五年而已然。占墾之民。前者五十。轉瞬成百。不止此數。往往有之。勞力之民。食報最厚。生子過多。在他所或爲掣累。在此則爲富厚之資。一子長成。克膺析負。於其父母。與歲進百金同科。婦人少寡。挾四五兒者。在歐洲中戶之民。再醮不易。在此則爲奇貨。爭欲得之。人樂昏嫁。爲利添丁。故北美男女。什九早合。其孳乳寢多。旣如是矣。然尙以丁單爲憾。蓋戶口之增疾矣。而母財之增尤疾。

待闢之地尙多。求傭者常過於供。庸率之優。尙未艾也。

案北美人口。一千八百七十年。計三十八兆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而自六十八至七十八。此十年之中。民之由歐赴美者。歲約二十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人。當斯密時。每丁已值百鎊矣。計今之值。當不止此。則美洲新民之集。以財計之。乃不異歲進三千萬鎊也。卽吾國閩粵之民。歲至其地者。常以千計。彊力勤事。方之歐民。蓋有加焉。以計學之道言之。固於北美爲大利。乃當道者徇歐民媚嫉之私。時持驅逐華民之議。而彼族之來吾土者。乃日責徧地之通商。此所謂公理私利兩無所取者矣。

反是而觀。則知國雖甚富而治不進者。其小民力役之庸。不能厚矣。其積畜未嘗不多。其母財未嘗不廣。顧但使地產通商。歷數百千年而恆相若。則所需勞力之民。今昔無異。厮役扈養。供常過求。且歲以益蕃。終無劣求之曰。如是則雇者不待競。而競者常在待雇之家。無善價徠工之主。而常有減庸乞事之工。卽其初所受。一身之外。足贍其家。而事勢遷流。俄頃之間。必僂然僅足自養其軀而後已。此其事效。觀之支那可以見矣。夫支那五洲上腴。非所謂天府之國耶。民庶而非不勤。野廣而非未闢。特治不

加進者幾數百千年。當蒙古爲君時。義大里人瑪可波羅。嘗遊其國。歸而以事下獄。著書紀其耕桑之業。闡溢之形。其書見在。取以較今人遊記之所言。殆無少異。蓋其國之政法民風。遠在元代之前。富庶已極其量。而後則循常襲故。無所加前。且諸家紀述。踏駁多有。獨至指工庸之儉薄。閔生計之多艱。則如出一人之口。田事之傭。粹少爬土。日出而作。晚歸得米。鼓腹酣歌。已爲至足。至於雜作傭工。則方此猶劣。歐洲之傭。居肆待事。人有雇者。就而呼之。而支那之傭。則負戴作具。行唱於塗。勾人賃雇。蓋支那小民。其顛連窮厄。雖歐洲極貧之國所未嘗聞也。粵東附郭窮黎。牽舟作屋。不下數千萬家。名曰蜑戶。其生事至微。有西人船至。則環船而伺。幸其棄殘江中。爭相撈食。狗彘貓豚。半敗生蛆。苟得分沾。卽同異味。嫁娶無節。而好孕惡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或以溺殺。如豚犬然。此天下至極殘忍之事。而其國有公操其業以爲生者。

案斯密氏之後數十年。英國計學家有馬羅達者。考戶口蕃息之理。著論謂衣食無虧。至緩之率。二十五年自倍。而地產養人者。其進率不能如是。大抵民物之進率。用遞乘級數。(如二四八十六是)地產之進率。用遞加級數。(如一二三四五)且地產之進有限。而民物之蕃無窮。故地之養人。

其勢必屈。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則兵饑疾疫之禍。殆無可逃。其論初出。大爲歐洲所驚歎。以爲得未曾有。雖不喜其說者。亦無以窮之。至達爾文斯賓塞爾諸家興。其說始稍變。然而未盡廢也。今觀斯密氏此所云云。則已爲馬羅達導其先路矣。

然而支那之治。雖不進尙未退也。何以知之。其中府州縣之民。尙無流亡他徙者。已耕之地。仍歲而耕。則力役之事。仍歲相若。而所斥以養此力役之財。亦仍歲相若。雖最賤之民。極貧之工。必有所資以嫁娶生子者。否則其種將盡。而不能如是之穰穰也。明矣。

假使其治退行。致所斥以養力役之財。日以見少。則傭工斷養之受雇者歲希。上工失業。降爲中工。中工失業。降爲下工。下工之爲生既蹙矣。而上中者又降而奪其業。則競於得業。減庸爲售。其事勢之流。不成至苦極薄之傭不止。如是而猶不可得。則弱者必爲行乞。強者必爲盜賊。閭閻行旅。始騷然矣。飢寒之所天。刑罰之所加。暴君豪子之所侵奪。死喪疾疫之所耘鋤。始之下民。地及中戶。草薶禽獮。轉徙流離。馴至子遺之民。與子遺之財相給。而後稍衰歇耳。此今印度之孟加拉與英屬之餘部。大較然也。彼皆沃壤。其地著戶口。亦前耗而非甚稠。夫以少民而居腴土。然而餓莩之數。歲告三四十萬人者。則

母財之日絀。不足以振窮黎。贍功役。灼然可知矣。今夫東印之與北美。二土皆英藩也。而民生之彫瘵。驢虞不同如是。無他。一則新民屯聚。公立法度以相保持。一則馴僧公司。朘遺利而陵轢土著。事驗顯然。難以掩諱者矣。

案中土舊說。崇儉素。教止足。故下民飲食。雖極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嘗以爲不足也。此誠古處。然計學家言。民食愈菲者。其國愈易饑。蓋藏雖裕。業作雖劇。無益也。歐洲諸國。如比利時。如蘇格蘭山邑。如愛爾蘭。其民皆極勤儉。不嫌非食。以薯蕷爲糧。然常被荒饑。法英之小民最奢。無遠慮。貧乏則家。有之。而自宋元以來。其國未嘗患饑饉。印度民食資米。與中國同。他嘉穀不常食。酒肉待歲時而後具。故偏災歲告也。

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至於國有飢餓之備。其國財斯日退矣。此誠必至之符。自然之驗也。

若卽英之一國而言。則今者勞力之庸。其寬綽有餘。乃不僅贍其一身一家已也。前謂最下之庸。必倍其一身之養而後可。今欲明吾英通國之備所得之不止如是。不必特籌算考物值。以求之於疑似之

間也。卽其顯然可見之數事而參伍之。夫已釐然可決已。英國常庸。冬夏殊。大抵夏貴而冬賤。而貧家冬日以薪炭爲大費。故生事所仰。冬逾於夏。乃勞力者之所得。當其用省而轉優。由是知庸之贍工。不僅如其所費爲定率矣。或謂廩之雖如是。而彼小民。方將節夏日之所盈。以待冬日之不足。搢多注寡。通一年爲計。或僅足而無餘。然而僮奴最穀之庸。其廩之不如是。僮奴之食。常視當日所需以爲支放。以此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一也。

英之常庸。不隨糧食爲貴賤。糧食之價。年月而殊。而國中諸部庸率。多數十年無變者。使小民之身家。際其貴而不乏。則當平歲已舒。逢穰年稱饒衍矣。吾國已往十年。糧食皆貴。而諸部雇役。未聞數減。亦未聞價增。卽或一二有之。乃緣興事需功。不爲貴糧增率。此以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二也。案庸不隨糧食爲貴賤。此乃要例。不僅在英爲然。主護商者多疑之。以其不知凡物貴賤。全由供求相劑之所爲耳。每聞人言中國工廉。由於食賤。其受病於主護商法正同也。

年與年言。則糧價之變多。而庸率之變寡。郡與郡較。則糧價之變寡。而庸率之變多。今以麩麵（廣雅麩麵謂之麩）方言。凡以火乾五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饒秦晉之間。或謂之熬熬與麩同。鄭注蓬

人云鮑者於糲室熬乾之此與西人之作饅頭同事且其名與西音甚近今取以名之焉）及臠膳（說文臠脯也南史孔靖飲宋高祖無臠取伏雞卵爲肴又說文臠臠肉也周官膳夫鄭注膳牲肉也今取以譯屠肆諸肉之字）之價全國之中不大相過。如此二物與凡日用零售之倫都邑之價方之鄉鄙或等或賤未嘗貴也。而賃傭之價則通都之過郊野者常四五分之一。倫敦庸率日十八便士爲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十四五便士而已。類丁白拉庸率日十便士爲常而數十里以外則日八便士而已。夫以地而言咫尺之間價之不均如此。使在貨物則雖千里萬里而遙將有挹注轉輸之事。獨至傭工乃不能移賤就貴於數十里之間人之安土重遷有如是者。然此不具論。論者見小民之力役處賤所苟有以贍身家則處貴所之宛爾有餘不待辨矣。此以知雇賃之庸不止於僅贍兩身者三也。

案斯密氏言此之時英國之鐵軌未興也。卽國中道涂亦不甚治。故物與傭之價皆參差如此。至鐵軌大興通國人物皆如水矣。豈惟一國而已。全地之中互相挹注不然則美非澳三洲之新壤何以實焉。至小民之安土不必其天性然也。墳墓親戚之愛既有牽乎其心而言語服習風俗刑教則尤爲阻力之大者是故悲故鄉願樂土二者相與戰於心。前勝則止。後勝則移。惟止與移均非無故。碩

鼠之害。猛虎之苛。所從來舊矣。

庸無論以地言以時言。皆不隨糧食爲貴賤。旣前證矣。顧其事不止此。乃常若與糧食相反爲貴賤者。此又以地以時。皆可得而證者矣。

以地言之。則不列顛之民食麥。麥之產也。蘇格蘭少而英倫多。蘇常仰給於英。故麥價在英賤而在蘇貴也。然旣轉於蘇矣。使英產者與蘇產者美惡同。則在市之價相若。麥之美惡。視同量者作麪之多寡。而英麥之麪爲多。故有時以量言英麥者貴者。而以重言則英麥實賤也。夫麥之爲價。英賤蘇貴如此。及觀乎二地之庸。則反蘇賤而英貴。然則使勞力受庸之小民。居蘇而已給。其居英者之爲優厚。明矣。蘇之小民。貧者多壓雀麥以爲飯。其食穀於英之貧民。議者多以謂此蘇庸廉於英庸之故。以此言理。所謂倒果爲因。犯名學（名學西名洛集克又名代額勒迪克乃明用思之理立言之例別嫌疑證是非窮理之利器而正名之要術也。明代李之芳嘗譯之其書名名理探今人稱曰辨學然辨不足以盡名學之事也。）之厲禁者也。甲乘車而乙徒步者。以甲富而乙貧也。非甲以乘車而富。乙以徒步而貧也。